

长篇历史小说



民国 “财神”

——张作霖智囊王永江传奇

王金杰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

民国 “财神”

——张作霖智囊王永江传奇

王金杰 / 著

群众出版社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“财神”: 张作霖智囊王永江传奇 / 王金杰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754 - 0

I. ①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33625 号

民国“财神”

——张作霖智囊王永江传奇

王金杰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2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3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754 - 0

定 价: 39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.com

电子邮箱: qzcb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引子 / 1

这个人物被历史尘埋得太久，是昭然于天下的时候了。

.....

第一章 上任 / 2

“王永江？”张作霖眉宇紧蹙，脸色登时阴沉大半。

“是啊，”袁金铠一脸郑重表情，“此人乃当今奇才，将军幕下无出其右者！”袁金铠又竖起大拇指。

张作霖眨巴着眼皮，暗暗思忖：我曾慢待过此人，难道是我错了不成？



第二章 回家 / 17

对于为官他乡的王永江来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遇有风吹草动隐隐受伤，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惦着回家。

.....

第三章 截械 / 33

令王永江始料不及的是，这场军警之争只是导火索，他竟于无意间捅了一个大马蜂窝，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个巨大可怕的阴谋浮出水面。

.....

第四章 酷吏 / 45

王永江略作沉吟，深沉冷峻地说道，“奉省财政一塌糊涂，积弊深重，要想真正扭转局面，就必须动大手术，弄不好是要开杀戒的。”
“该杀就杀，杀几个鸟人算啥！”张作霖毫不含糊，表态明朗。

.....

第五章 奇迹 / 58

那些政界或军界要员的反应大致相同，一边恭喜祝贺，一边自惭形秽。

“奇才、奇迹，王永江是我的财神爷！”张作霖高调颂赞，不吝溢美。

.....

第六章 过年 / 69

“……别这样别这样……不能对不起永海……”永江如梦警醒，说罢转身，大步流星出屋。

“是他对不起我的！”六凤的嗔怨余音袅袅。



第七章 惊诧 / 86

眼前这个日本小老头儿——岩间德也，果然厉害啊，他不像是一个简单的中学校长，其厉害的程度已远远超出想象。王永江装作若无其事地将目光转向墙面。

.....

第八章 权力 / 115

既然王永江忠心耿耿，无怨无悔，甚至极力扶持自己坐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位子，那么我张某人也不能不仗义不讲究，干脆就把省长前面的“代”字拿掉。于是，他硬性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。

.....

第九章 押宝 / 126

真真是不可思议，刚才还是兄弟相称，掏心掏肺，转眼间风云突变，双方开始挥拳，开始亮剑。

.....

第十章 赈灾 / 143

一方面，关东州金州为日本人管辖，而他作为奉天省长竟无权插手；另一方面，奉天全省普遭旱灾，正在想方设法救援，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假公济私、损公肥私。

.....

第十一章 舍药 / 167

古城春和、承恩、宁海、永安四座城门内，以及古城南街康德记大药房店铺门前，纷纷搭起了遮风挡雨的席棚，几口大铁锅氤氲着蒸气弥漫着药味儿。康德记大药房危难关头慷慨舍药，为不幸患了瘟疫的闾阎百姓祛除病患。



第十二章 省长 / 180

五凤急中生智，径直找到卫生间。耳边隐隐传来哭声，嚤嚤呜呜的，越来越远越来越清晰。五凤打开木门一看：啊，果然是六凤！正斜倚在角落，吐了一身一地！

.....

第十三章 落差 / 209

“……你要是真心想帮我，不如成全我一个梦想。”王永江并不推辞，而是将计就计，于是抛出一个悬念。

“什么梦想？”王镜寰不解问道。

.....

第十四章 掉包 / 223

吝惜有余的王永江对于孙中山是慷慨大方的。孙中山每每回信，笔端皆流溢感激与谢忱，且赠送孙文标准照片，题签“岷源先生惠存”。

.....

第十五章 反调 / 231

在风雷滚滚，排山倒海的大潮中，唯有一个人表现出异常的淡漠，乃至逆潮流而动，公然大唱起反调，此人即是王永江。

.....

第十六章 照会 / 250

王永江一反常态，并无赘言，遂将一封信函递交岩间德也，表情冷若冰霜道：“我这里有一份省长名义的照会，强烈要求日本遵守租借承诺，归还旅大！请你务必转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，就在当下！”





第十七章 冷落 / 259

眼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。瞧着夫人的可怜相儿，袁金铠竟忽然又笑了。女人就这点本事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

第十八章 算计 / 265

他徘徊着坐回座位，拿出精致的算盘，噼里啪啦一阵匡算……天哪！他惊奇地瞪大眼，顿时心花怒放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。“如此一项，每年将新增税收二千数百万之巨！”

第十九章 遣返 / 281

高兹洛夫又补缀一笔，洋洋洒洒地书写了一张犹如天书的俄文便笺，然后由他和谢特林科联合签名盖章，命人工整地粘贴在王家宅院正门。

曹世科好奇探问：“上头写的什么？”

“该户人家对苏军有功，严禁士兵打扰！”翻译道。

第二十章 变卦 / 288

这个世界存在着太多的变数。

变数之一便是人为因素。而人为因素往往伴随着暗箱操作。果不其然，酿造阴谋的夜色来临了。

第二十一章 辞职 / 292

张作霖看完辞呈，大惊失色，惶恐不安。这王岷源动不动就辞职，这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读他的信是如此真切，八成是动真格了。



第二十二章 乔迁 / 303

唉，六凤竟构成一块不大不小的心病。

辞职归来当晚，永江、五凤彻夜倾谈，话题之一便是六凤。永江问五凤是否收到了他的信函，关于替六凤物色婆家再嫁之事？

.....

第二十三章 品茗 / 318

“其实，关于你的诗句，我都想好了，”阎老先生抑扬顿挫地颂道，“致病多因悯水火，居官从不为金钱！”

.....

第二十四章 懊悔 / 325

六凤瞅着明显丰润，气色白里透红。她无声地笑了，笑起来是那样好看，却像哑巴似的无语。渐渐地，她的笑演变为一种痴……

王永江暗暗叫苦，感觉来得不合时宜。看来这种病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根除的……

.....

第二十五章 交心 / 333

想不到恬淡索居的日子，竟忽又冒出了段大总理。虽说从前彼此还算熟识，但并无过从甚密的交往。段祺瑞找我究竟会有啥事儿？

.....

第二十六章 授课 / 342

人世间最微妙的是什么呢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有时儿子竟比老子有面子。这不，闻知大公子张学良来了，王永江特意驱车前往接站，还把大孙子当拐棍带上。



第二十七章 涅槃 / 355

王永江被誉为关外第一人才。他对东北近代社会的卓越贡献，表明他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政客，为人做事绝对大气而非苟且。他是近代东北工业文明的奠基者，倡导了早期的现代化建设。

.....

后 记 / 370





引子

当东北王张作霖坐上虎皮交椅，傲视天下，谁不服就灭谁的时候，唯有一个人令他忌惮，同时，也最为令他倚重。这个人在张大帅心目中，大约有着定海神针的分量，因此对其言听计从，任其炮轰子撂挑子，还要三番五次地恭请。

张大帅和这个人之间的天缘结合，聚散纠结，构成了一派奇特的民国气象。

这个人物被历史尘埋得太久，是昭然于天下的时候了。



第一章 上任

且说草莽英雄张作霖，经过一番厮杀打拼，终于雄踞奉天的制高点，担任奉天督军兼省长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本性豪爽的张大帅，一时间兴奋得几乎整天跟弟兄们笙歌宴饮，一醉方休。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那真是他做梦都没想到哇。

然而过了没有几天，张作霖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，不但深居简出，而且忧心忡忡。

“督军好像有什么心事，能否说与在下听听？或许，可以帮忙排解一下。”庭院深深的将军署厅堂里，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袁金铠察言观色主动问道。

大大咧咧的张作霖毫不隐讳，直言困惑：“实不相瞒，老子正为人才发愁呢！”

“哦？督军麾下有一批精兵强将，生死弟兄，何以为人才发愁呢？”聪敏狡黠的袁金铠，眨巴着小眼明知故问。

“洁珊（袁金铠字），你是有所不知，让他们带兵打仗，个个都是好样的！”张作霖竖起大拇指，“让他们管理城市，维持运转，”张作霖耷拉眼皮，撇着嘴巴，连连摇头，“这就好比擗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！”张作霖徘徊几步，继而道：“我公开跟弟兄们讲，我这个位子得自马上，但是马上得之，不能马上治之。如果地方上有能人肯替我效劳，我们兄弟哪怕低三下四，也要以礼相待。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。哎，你来得正好，赶快帮忙物色人才！”张作霖手指着袁金铠道。



“看来督军进入角色了！”袁金铠莞尔一笑，故作沉吟，然后轻松说道，“这有何难呢？我现在就可以举出一人！”他高高地竖起食指。

“什么人？”张作霖瞪大双眼。

“王……永……江！”从袁金铠口中蹦出三个字。

“王永江？”张作霖眉宇紧蹙，脸色登时阴沉大半。

“是啊，”袁金铠一脸郑重表情，“此人乃当今奇才，将军幕下无出其右者！”袁金铠又竖起大拇指。

张作霖眨巴着眼皮，暗暗思忖：我曾慢待过此人，难道是我错了不成？于是假装推卸责任道：“不见其人久闻其名，我哪里不愿用王永江？是他不屑跟我来往罢了。”

“他是恃才傲物不假，也不善于结交应酬，但是督军可曾知道，他每天处理完公事，便一头扎进屋里，闭门研读《易经》。《易经》又称帝王之学，无论是汉朝的张子房，还是三国的诸葛亮，还是明朝的朱伯温，都对《周易》研究精深。也就是说，王永江是在积累本领，希望有朝一日干大事儿。我敢说，此人若为将军所用，一定能助将军大展宏图！”袁金铠语气肯定地说道。

这帝王之学可不得了！什么张子房、刘伯温，他一概不知，要说鼎鼎大名的诸葛亮，他可是不陌生，京剧不是有《借东风》《空城计》嘛！“这王永江真有大能耐？”张作霖将信将疑，玩味着似心有所动。

袁金铠重重地点头。“只要督军以礼相待，答应对其言听计从，或许，他肯于为将军效力。”袁金铠不失时机出谋划策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这就派人邀请！”张作霖幡然悔悟，急不可耐。

“将军真是兵贵神速啊！”袁金铠玩笑说道。

“救场如救火嘛！”张作霖开怀大笑。

有人说，人有才能就像女人怀孕一样，迟早会逐渐显露。问



题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，遇上伯乐是千里马之大幸，遇不上伯乐是千里马之大不幸，只能默默无闻地暗淡一生。

说起来，王永江的伯乐非袁金铠莫属。二人还是在省城科举备考时相识的。沐浴着省城萃升书院的夕阳晚景，耳闻远处铁道马车呼啸而过的声响，一对长袍马褂的文人抱拳作揖，互报家门。

“在下袁金铠，字洁珊，辽阳人氏。”

“在下王永江，字岷源，金州人氏。”

二人虽然来自奉天省不同地区，但却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二人谈天说地，诗书往来，满怀憧憬。一次酒酣耳热，王永江提笔蘸墨将抒发心志的诗句题写在书院的墙壁上，令袁金铠叹赏不已。那次科考二人共同考取了岁贡。自此，袁金铠对王永江胸有大志，满腹才学，知行合一，印象如炬。他借用陈胜吴广的话起誓：苟富贵勿相忘。袁金铠言出即行，果然没有失信。袁金铠担任辽阳警务局长时，力邀王永江担任辽阳警校总教习。袁金铠升任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时，又力荐王永江继任辽阳警务局长。后来，在奉天省总督赵尔巽的着力提携下（无可否认袁金铠的举荐之功），王永江又改换门庭，历任辽阳、康平、海城、牛庄诸地税捐局长，最终拔擢省城担任税捐局长。孰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正当王永江顺风顺水扶摇直上的时候，赵尔巽忽然上调京城担任清史馆长。张作霖执掌奉天一手遮天，人丁变了，风水也跟着变了。

好兄弟总是心心相印的。见王永江愁眉不展忧心忡忡，袁金铠便主动请王永江喝茶。古色古香舒适优雅的茶楼雅间，氤氲氤氲蒸腾着清幽的茶香，秃脑门儿的袁金铠眯缝着小眼儿，大脑清晰回放着他与赵尔巽在此喝茶的情景，而话题之一正是萦绕着王永江的升迁——

“事实证明，王永江是难得的人才！提携重用是必然的，关键是如何提携重用？”温文尔雅的赵尔巽一边品茗，一边有板有眼地分析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张作霖初涉省政，拥兵自重，人人



都敬畏他三分。他好像对王永江怀有成见，曾经质问我姓王的有啥本事，凭啥让他担任民政司使！而且还扬言，如果姓王的到省里任职，他一定会让他好看！吓得王永江硬是没敢赴任。依我之见，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。”

“王永江恃才傲物，不像有些人巴结张作霖，张作霖因此怀有成见。”袁金铠一边参与分析一边出谋划策，“不过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”赵尔巽即刻投来好奇的目光。“记得袁大总统曾明令各省选拔人才，我们何不借此机会顺水推舟，把王永江作为奉省人才向上级举荐，然后让国务院酌情直接任用。这样，既可以替你解脱，又让张作霖无话可说。总督以为如何？”袁金铠头头是道说着。

“好计，果然足智多谋！”赵尔巽面露喜色，喷吐着香烟补充道，“你亲自起草奏折，一定要把王永江的优势业绩说清楚，我过日后即刻申报！”

袁金铠慨然应诺。

美好时光总是一闪即逝，留下难以磨灭的余韵。如今坐在这里喝茶的，一个是曾经的谈话者，一个是谈话涉及的主角。袁金铠直言不讳地规劝道：“有道是世事如棋局局新！赵尔巽的时代已经翻过去了，而张作霖的时代已经来临！这个人虽然没啥文化，出身绿林，江湖义气，但是据我旁观，绝对具有政治头脑，善于审时度势，投机钻营！”袁金铠掰着指头一一细数，张作霖如何镇压革命党，如何驱逐奉天省两任督军，如何解除二十八师师长兵权，直至独掌奉天大权，竟然无人与之匹敌。于是由衷叹道，“咱就别说奉天了，我看整个东北必是姓张的天下！”转而话锋一转，苦口婆心道，“岷源兄，说句心里话，我真替你担忧啊！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哥们儿容易吗？总不能半途而废啊！中国文人历来依附于政治权力，你必须调整与张作霖的关系！”

王永江慢慢品茗，慢慢浸润，微微抬眼，面呈一种复杂难言的表情，其潜台词是非如此不可吗？如何做出调整呢？



“这着棋非走不可，否则前景不容乐观，败走麦城也不是不可能的！”袁金铠语气中肯表情夸张，继而和风细雨婉转点拨，“至于如何调整关系，这么聪明的人还用我教？无事不登三宝殿嘛！”

既然这步棋非走不可，王永江只好硬着头皮求见张作霖。那是一个阴晴不定暗淡无光的天气，身材高大神情凝重的王永江徒步而至督军府，一路上思绪翩翩着谈话要点及大致内容。他自报家门并请门卫通报。然而大大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在督军府会客厅的坐凳上白白枯坐了半小时，竟像门口的石狮子一样无人搭理。王永江心灰意冷，悻悻地返回住所。他被浓得化不开的阴云笼罩着。他想起中国文人历来不平的际遇，特别是三国时期刘备怠慢过庞统，于是写诗嘲讽抱怨：

士元竟以酒糊涂
大耳如何慢凤雏
才得荆襄宁志满
英雄通病是轻儒

同样心情不爽的还有张作霖。当管家报告王永江求见，张作霖故意哼哈着拖延，他就是要晾一晾这姓王的！张作霖初涉省政之时，省城官吏争相趋门攀附，唯独这王永江不通声气。见官不敬早晚是病，张作霖故此引以为恨。中国官场之悲哀莫过于此！当请客送礼阿谀谄媚成为风气，哪怕洁身自好自持自重，同样遭人嫉恨甚至倒霉。此番又听管家说，王永江是两手空空而来，张作霖一赌气索性避而不见。也怪袁金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明明知道王永江书生气十足，为什么不事先详加提示一下！王永江实在是太自信了，自信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。有道是，胸中无缺才是富。恐怕张作霖做梦都想象不到，王永江心中拥有的财富以及未来带给奉天东北的财富，岂是手提肩扛区区几件礼品所能比



拟！他实在是门缝儿里看人了。

“砰，砰，砰！”有人敲响王永江办公室的门扉。

“请进！”

来人进门施礼，恭恭敬敬道：“张将军诚邀大人倾谈。”

王永江瞅了瞅，确是张将军府上人。问题是，是诚邀还是戏弄？想起曾经的慢待，不禁心生疑虑，于是不冷不热，一语双关回道：“张将军门前戈戟森列，我这小小芝麻官即便到了门口，哪里进得去啊！”

仅一句话，就将来人呛得哑口无言。见邀请不成，来人只好匆匆打道回府。

时间不长，张将军府上再度派人来请，并且表态：“王先生若肯到府上，张将军必将亲自出迎！”

或许张作霖确有诚意，真乃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哪！难道他背地里听说了什么？也许是洁珊助推了一把……王永江微微颌首，心里有了底儿，却故作矜持，拿捏着火候。

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汽车引擎声。果然，张将军府上三度来人，恭恭敬敬大声禀报：“张将军派我迎接王局长！”

事不过三，三请诸葛亮！王永江审时度势，揣摩预测：龙在田野，利见大人；时机已到，老虎出洞。王永江简略拾掇一下，遂登车前往将军署。

当他下车走进将军署时，早有人候在大门口引领。刚进三进院的中门便一眼望见，一袭戎装的张作霖已站在正厅台阶恭候。

张作霖急忙迎上几步，主动拉着王永江的手，亲切问道：“公何来迟？”

王永江淡然一笑：“尚未晚矣。”

历史锁定了这一刻，一场大戏拉开了帷幕。

一个是北人南相，中等身材，戎装威仪，那谢顶的额头彰显着智慧的光亮，眯缝眨动的眼神跳闪着狐狸般的狡黠；一个是修